

布哈林文选



人民出版社



布 哈 林 文 选

上 册

中共中央 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
列 宁 斯大林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人 民 出 版 社

参加本卷编选和译校工作的有：
郑异凡、周邦媛、杨彦君、宋洪训、
王家华、蔡恺民、殷叙一。

布 哈 林 文 选

上 册

中共中央马克思 恩格斯 著作编译局
列 宁 斯大林
国际共运史研究室编

人民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32开本 16.75印张 400,000字
1981年9月第1版 1981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7,500

书号 17001·84 定价 2.00 元

(只限国内发行)

607812

出版说明

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布哈林，生于1888年，1906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是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之一。

布哈林一生著述很多，为了便于研究人员了解和研究布哈林的理论观点，现编译了这部《布哈林文选》。文选按照专题分三册出版，上册和中册收录布哈林有关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著作，上册包括1919—1925年的著作，中册包括1926—1929年的著作；下册收录布哈林有关政治经济学以及帝国主义和世界经济问题的著作。

这些著作大部分是全文，只有少数几篇是摘录。所有文章均按写作或发表的时间先后编排。

每篇文章的脚注除注明“编者注”的以外，其它都是文章原有的注释。

1981年1月

目 录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1
一 国家的一般理论.....	3
二 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必要性.....	8
三 民主制的破产和无产阶级专政.....	14
四 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	21
经济政策的新方针.....	26
一 经济政策转变的原因.....	26
二 “新方针”的基本任务.....	28
三 经济的战略和“新方针”的危险.....	31
四 大工业中的劳动问题.....	33
五 无产阶级专政体系下的“国家资本主义”.....	34
六 对新方针的一些基本的反对意见.....	35
资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革命	37
在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关于纲领问题的 报告(摘录).....	63
无产阶级革命和文化.....	69
论今日的取消派	107
一 无产阶级革命幻想的破灭.....	107
二 走向共产主义的道路.....	109
三 论今日的取消派.....	112

论世界革命、我们的国家、文化及其他

（答伊·巴甫洛夫教授）	116
一 科学自由的哲学和巴甫洛夫院士的理论	118
二 “科学的公正”或巴甫洛夫教授反对巴甫洛夫教授	123
三 关于世界革命的希望或巴甫洛夫的第一号死胡同	130
四 革命的客观意义和巴甫洛夫教授的思想的 第二号死胡同	141
五 内战的惨祸或巴甫洛夫教授的第三号死胡同	147
六 我国的文化建设。巴甫洛夫教授的第四号和 最后一号死胡同	151
结 论	161
马克思主义者列宁	162
一 马克思和恩格斯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163
二 追随者们的“马克思主义”	165
三 列宁的马克思主义	171
四 列宁的理论与实践	178
五 帝国主义。民族问题。殖民地	183
六 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苏维埃政权	186
七 工人阶级和农民	189
八 我们面临的理论问题	192
经济增长和工农联盟问题	202
一 经济高涨和阶级配置	202
二 掌握经济领导权是当前的任务	204
三 目前局势下的经济和政治	210
苏维埃经济的新发现或如何毁灭工农联盟 （关于托洛茨基主义的经济论据问题）	214
一 共产主义还是“无产阶级王国”？	217
二 “吞没”小资产阶级经济还是对它进行改造？	222

三 阶级奴役还是阶级联盟和阶级领导?	226
四 工农联盟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经济“政策”	229
五 垄断的寄生性还是社会主义的前进运动?	235
六 从政治观点看工农联盟和普列奥布拉任斯基 同志的立场	240
七 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同志的“规律”概观	242
不断革命的理论	248
托洛茨基主义的形式逻辑和列宁的辩证法	249
对我国革命的一般估计	257
对我国革命进程中各阶级的一般估计	265
我国革命的阶段和托洛茨基同志的理论	272
我国革命的特点	282
对反对派经济纲领的批判(1923年10月的教训)	292
一 无产阶级专政和各阶级(无产阶级的基本战略路线)	293
二 经济结合问题和反对派对问题的总的提法。所谓 “工业专政”	299
三 关于“计划”问题	306
四 价格政策	312
五 币制改革	321
六 社会主义积累和同私人资本的斗争	328
无产阶级和文艺政策问题	338
论新经济政策和我们的任务	353
在俄共(布)第十四次代表会议上关于合作制 问题的发言	380
到社会主义之路和工农联盟	390
一 我们正在摆脱贫困。我们正在建设自己的没有 地主和大资本家的经济	390

二 为什么迄今为止我们取得了胜利?(工农联盟)	393
三 工人阶级和农民	398
四 工人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农民的斗争	404
五 旧制度能怎样偷偷地回来	410
六 我国走向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	413
七 工业和农业应当互相帮助	421
八 合作社的发展和农村的阶级斗争	426
九 社会主义建设和阶级斗争形式	429
十 我们应当把宝押在谁的身上?	437
十一 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对不同阶级的不同意义	443
十二 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	449
十三 经济上的不平等及其克服	455
十四 政治上的不平等, 它的克服以及一般政治的消灭	462
十五 领导的正确政策的保证和共产党	466
十六 国际革命和苏联	471

革命面具下的凯撒主义(评乌斯特里亚洛夫教授的

《在革命的名义下》一书)	477
一 世界危机与十月革命的世界意义	478
二 路标转换方针。苏联的经济“蜕化”	489
三 经济学的辩证法。“热月”。“布尔什维主义的蜕化” 和阶级	499
四 革命和进化。对列宁的诬蔑。“时代的哲学”。 法西斯的凯撒主义	517

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①

“归根到底”任何理论都有实践的根源。如果这句话对任何科学来说都是正确的话，那么，对社会科学来说就“倍加正确”了。社会科学是推动一切的看得见的动力，在这里，马克思的“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一原理表现得特别鲜明。

然而，理论要推动群众沿着正确道路前进，理论本身必须是正确的理论。而理论要成为正确的理论，它就应该满足某些共同的“方法论上”的要求。

历史性的要求就是对社会-理论学说所提出的这种要求。这就是说，对社会发展的任何时期，必须按照它，并且只有它所特有的那些特点来理解；昏头昏脑地重弹“永恒的真理”，絮聒那些自由主义的有学问的笨牛们才说得出的令人作呕的谰言是同真正社会科学的精神完全背道而驰的。

然而，无论是资产阶级的学者，还是已经土崩瓦解的第二国际“活尸”中那些夸夸其谈的饶舌者，都不能理解这种实质上是深刻的、革命的辩证观点。考茨基就是他们的样板。

帝国主义时代一开始，历史就向工人阶级提出任务：第一，理解发展的新周期；第二，对它采取这样或那样的态度。这时，考茨基终于惊慌失措了，而他那可怜的嘟囔，他那撒向德国无产阶级的纯真的（同时也是有毒的）美妙的圣水，在理论上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出卖，而在实践上则导致彻底的背叛。考茨基完全不理解帝国

^① 载于《十月变革和无产阶级专政》论文集，莫斯科1919年版。

主义时代的特点，这个时代的特殊性质。他只把帝国主义看成历史的偶然现象，看成资本主义发展的某种“罪孽”和病态现象，而这种现象是可以由仲裁法庭和裁军的符咒和公式，即从贫乏的资产阶级和平主义那里租来的公式治好的。结果如何是众所周知的。不是别人，正是考茨基用“敌人的入侵”来恐吓工人，并赞扬谢德曼之流的政策——“保卫”资产阶级强盗祖国的卑鄙政策。

现在，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又来到了。帝国主义发展的一直上升的曲线，开始急剧下降了。资本主义瓦解时代来临了，紧接着这个时代而来的，将是在内战的苦难中诞生的无产阶级专政。

这是一个使胆怯的卑鄙的灵魂感到更加“不舒服”的时期。在这个时期，一切陈旧的、腐朽的、过时的东西都将烟消云散。在这个时期，布利丹的驴子^①的理论也好，实践也好，都无立足之地。在这里，需要的是选择和行动。

于是，我们看到战争期间一直舔（虽然是文质彬彬地舔）将军们的皮靴的、鼓吹“小心谨慎”的考茨基，现在竟然操起攻击布尔什维克和向苏维埃共和国泼污水的崇高事业，为此，大受上司的赞扬。如果从逻辑方面来研究他的“观点”——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又会发现他完全没有能力对问题进行历史的分析，完全没有能力不从泛泛空谈的观点、而是从革命辩证法的观点来研究问题。

苏维埃共和国是无产阶级最辉煌的战果，应当把它看作无产阶级专政的形式，看作国家政权的特殊形式，不管唐恩、克伦斯基、考茨基和谢德曼这班老爷们愿意不愿意，它是必然要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中产生的。

但是，要了解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合理性，就必须象德国人所

^① 法国十四世纪经院哲学家布利丹写的一篇寓言，讲到一匹驴子看到两捆外形和质量完全相同的干草，因不知选择哪捆是好，结果活活饿死。——编者注

说那样，首先来“讨论讨论”一般国家问题。

一 国家的一般理论

即使看看纯理论评价方面，也可以发现，大战期间许多“杰出的思想家”正是在这一领域后退了多大的一步。从前理应视为无耻的空谈的东西，现在却被奉为当代战斗的“科学”交易所中的宝贝。成年人说的话也象两岁小孩那样含糊不清。现在各国谢德曼分子和唐恩分子发出的嘟嘟囔囔的声音，就是这一点的最好证明。因此，如果我们首先提起某些“已被遗忘的言论”，请读者们不要对我们抱怨。

关于国家的各种各样“定义”真是多得不可胜数。我们姑且不谈把国家视为某种神学或形而上学的本质、“超理性的本源”、“道德观念的现实”等等的形形色色理论。我们对法学家的大量理论也不感兴趣，因为他们从形式的法律的说教这种狭隘观点来看问题，老是在通过法律给国家下定义或通过国家给法律下定义这个循环论方法上兜圈子。这样的理论不能提供任何有益的知识，因为他们缺少社会学的基础，是空中楼阁。只能把国家理解为社会现象。所以，需要有社会学的国家理论，马克思主义提供的就是这样的理论。

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看来，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最一般的组织，它的基本职能是维护和扩大对被奴役阶级进行剥削的条件。国家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同时（既然我们谈的是阶级）也是统治、政权、奴役的关系。诚然，公元前 2500 年，在著名的巴比伦汉穆拉比法典中就载明：“执政者的目的就是在国内保障法律，消灭邪恶，使强者不致损害弱者。”^①现在还有人郑重其事地把这些田园诗般的

^① 龚普洛维奇：《国家理论的历史》，因斯布鲁克 1905 年版第 8 页。

蠢话的主要精神大加吹捧。^①这个“真理”和企业主同盟的目的在于提高工人工资的说法如出一辙。事实上，既然存在国家政权的自觉调节组织，因而，可以一般地谈到目的的安排（以社会和国家的发展已达到一定的高度为前提），那么，这些目的就应该由统治阶级的利益，而且也只能由这些利益来决定。所谓“公益的职能”，只不过是国家存在的必要条件；正象任何一个辛迪加组织的目的（我们强调的正是问题这一方面：组织的目的）决不在于为自身生产，而在于谋取利润和超额利润，虽然人类社会没有生产就不能存在。因此，资产阶级国家的“社会公益”职能，就是对被压迫阶级，首先是对无产阶级进行最长期、最有效的剥削的条件。这些职能的演变是由两种因素决定的：第一，指挥阶级的直接利益（没有铁路，资本主义就不能发展，因此，就修建铁路；民族的过分退化使国家失去它所需要的兵源，因此，就采取保健措施，等等）；第二，出于反对被压迫阶级的战略考虑（在下层压力下所作的所谓“让步”），在这里对上层来说是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上述两种情况下，都是那个为剥削过程创造最有利条件的“节约力量的原则”在起作用。统治阶级的利益是调节国家政权行为的原则，只不过是这些利益打着“民族”、“整体”、“人民”等等的虚假利益作幌子罢了。无论在哪里，国家都是“最强大的、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的组织，这个阶级借助于国家而在政治上也成为占统治地位的阶级，因而获得了控制和剥削被压迫阶级的新手段。”^②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最一

^① 参看《国家科学袖珍辞典》中劳宁的《国家》条，维戈京斯基：《国家与经济》，政治手册等，或新书之一，耶路撒冷：《从社会学观点看战争》第61页。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8页。）“国家是有产阶级用来防御无产者阶级的组织。”（同上，第168—169页。）“政治正是一种维持生存的方法，一种保存和扩大财产的工具。”（阿基莱·罗勒阿：《社会结构的经济基础》巴黎1903年第2版第362页）

般的组织，它是在社会分化的过程中产生的。它是阶级社会的产物。社会分化过程也是经济发展的衍生物，而决不象某些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龚普洛维奇、奥本海默)所断定的那样，是外国征服者集团赤裸裸的暴力的简单产物，其实，这些人在这一点上只是拾取臭名昭著的杜林的牙慧。请看弗兰茨·奥本海默是怎样给“历史国家”下定义的：

“从形式上看来，它(国家)是胜利的集团强加于战败集团的一部法典。它的内容是有计划地剥削(“Bewirtschaftung”)被统治的集团。”^①——这位作者写道。

“阶级是依靠政治手段建立的，并且只有依靠政治手段才能建立。”^②

因此，在奥本海默看来，阶级只是战胜者和战败者的变了形的集团，而根本不是经济发展的合乎规律的产儿。阶级的出现纯粹是同“非经济的因素”联系在一起的。

在这个关于“阶级起源”和国家的理论中，只有一点是正确的，这就是：具体的历史就是暴力和掠夺的历史。但是，问题决不到此为止，因为实际上，如果在这个社会的经济发展中缺少存在和产生的足够基础，那么无论是“法律设施”，还是一定类型的生产关系，都不能够产生和存在下去。对于作为基本的社会范畴的阶级的出现和巩固来说，这个基础就是因分工和私有制的发展而产生的经济分化。^③

① F·奥本海默：《国家与社会》，政治手册第117页。另见他的《国家》。他关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的论述见他的《纯经济与政治经济的理论》，柏林1911年第2版。

② 《国家与社会》第115页；《国家》第9页。

③ 见G·席摩勒(年鉴，1890年，第72页)：《分工之本质与社会阶级之形成》。席摩勒在这里批判了龚普洛维奇，但是，对历史真实情景过于“轻描淡写”了；还可参看他的《分工的事实》，1889年版。一般理论观点见杜尔克海姆：《社会分工》巴黎1893年版。

阶级的形成在逻辑上决不是以征服为前提的，历史也向我们提供了不经过任何“征服”而形成阶级的实例。在北美洲，国家就是这样形成起来的。诚然，人们对于北美洲封建主义和土地贵族统治的萌芽往往估计不足^①。但是，按照“纯征服论”的观点，美洲资本主义关系的进化就全然不可理解了。

这一类理论结构似乎很激进，但推其根源却在于进行辩护，因为这里攻击的不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即私有制，而仅仅是私有制的垄断形式，仿佛这种垄断的变形不是简单商品经济的基本形式的、合乎逻辑的历史的继续。其实，正象阶级一样，国家“决不是从外部强加于社会的一种力量。……勿宁说，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产物”。^②

如果认为国家的基本特征和国家的“本质”在于国家是统治阶级的普遍组织，那么，就必须承认国家是历史的范畴。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观点就是这样的。正如资本在马克思看来并非物，并非生产资料本身，而是通过物表现出来的社会关系一样，国家的“本质”并不是它的技术行政作用，而是由行政技术的外衣掩盖起来的统治关系。^③但是，由于这种统治关系是社会阶级结构的表现，因而，国家也将随着阶级的消失而消失。由此可见，国家不但有它的历

① 这一点可参看迈尔的《美国几家巨富发迹史》。

②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第135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6页〕。无论是奥本海默的实践要求“体系”也好，还是他的“自由社会主义”也好，都证明了奥本海默的理论的产生有着我们上面所说的那种社会背景。奥本海默的“自由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退回到“按劳动”“公平”买卖的简单商品经济上去。

③ 顺便提一提，所谓“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著名代表人物伦纳先生，在他载于《斗争》杂志上的一些华而不实的文章中，也许打破了伪造马克思学说的一切纪录，他论证“自卫”口号的理由是：照马克思说来，资本是社会同样需要的两极，即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一种关系。伦纳只忘掉了一件小事，即马克思从来想都没有想过要使这些关系永世长存，而且更没有想要在被该国家的范围所限定的关于这些关系的定义中使这种关系永世长存。

史的起点，而且也有它的历史终点。马克思写道：“连激进的和革命的政治活动家在揭露自己同时代人的狭隘观点时，也不是在国家的实质中寻找祸害的根源，而是在现存的某种国家形式中去寻找，他们要用别种国家形式来代替这种国家形式。”^①恩格斯说得更坚决，他肯定地写道：“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政治国家以及政治权力（Autorität）将由于未来的社会革命而消失，这就是说，社会职能将失去其政治性质，而变为维护社会利益的简单的管理职能。”^②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国家应当“消亡”（absterben）。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中，他把国家放到未来社会古物陈列馆，“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③以上引文（当然，还可以增加）决非出于偶然，而是恰恰相反。这里显示了马克思方法的特点，它并不把社会现象看作永恒的、一成不变的范畴，而看作是在社会发展一定阶段上产生和消失的暂时现象。由此可见，这不象某些批评家所想描绘的那样是术语上的争论，正如关于野蛮人的棍子是资本或不过是棍子的辩论完全不是术语上的争论一样。^④在马克思看来，区分的标准即逻辑分类的基础，是人与人之间的不同关系类型，而不是被偶像化地歪曲了的“表面现象”。把社会发展理解为这些类型（“社会经济结构”）不断变化的过程，其实也是马克思的任务。他正是以这种方法来考察国家问题的，即把国家问

① 马克思：《批判性的边注》，遗著第2卷第50页（参看《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78页）。

② 恩格斯：《论权威》（参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54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70页。——编者注

④ 阿道尔夫·瓦格纳在《从国民经济观点看国家》中写道，社会主义“国家”具有国家的所有“最高级”的特征，因为现代国家的阶级色彩是“破坏社会秩序”和“非法行为”。所有这一切胡言乱语在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的理论结构中都是一模一样的（柏姆-巴维克、克拉克及其一伙）；在他们看来，资本不是统治关系，而仅仅是生产资料；“非法行为”（例如，放高利贷）根本不重要；在未来的社会中也会有资本和利润，等等。

题看成广泛的社会经济范畴——阶级社会——的一种政治表现。正如抱着静止不动的、非历史的观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不能理解马克思对经济范畴的特殊观点一样，资产阶级的法学家和社会学家也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对国家的观点。例如，龚普洛维奇说过：“马克思的理论对国家有新的相当正确的理解。”但是……“社会主义严重错误的根源就在于相信：仿佛国家将使自身成为多余的东西。”①“激进的”龚普洛维奇就是这样说的。他的其他的同行们由于自身地位已经不能够理解马克思了②。

所以，共产主义社会就是没有国家的社会，因为这是没有阶级的社会。可是，如果共产主义否定国家，那么，无产阶级夺取国家政权是什么意思呢？马克思主义者过去和现在不厌其烦地谈论的工人阶级专政意味着什么？下面回答这一问题。

二 无产阶级专政及其必要性

先说一点小意见。从考茨基为反对布尔什维克而写的一本专门小册子（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前社会主义者的叛徒行径会堕落到什么地步。

我们在这个被抛弃的思想的“作品”中，顺便发现了这样一个绝妙之处：“在这里（即为了替自己的专政辩护。——尼·布·），人们（布尔什维克）凑巧记起了1875年马克思在一封信里用过一次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③在考茨基看来，被马克思本人看作是

① 龚普洛维奇，前引书第1卷第373页。

② 例如参看耶利内克：《国家通论》，柏林1914年第3版第89、194、195等页。他有趣地承认，“暴力理论”“Machttheorie”引起“疯狂和灾祸”，因为“它开辟了不断革命的道路”，第196页，以及“暴力理论的实际结果不是建立、而是破坏国家”（第195页）。

③ 卡·考茨基：《无产阶级专政》，第60页。“在这里，人们凑巧记起了1875年马克思在一封信里用过一次的无产阶级专政这个词儿。”

革命理论的基础的整个专政的学说，竟然变成了偶然在“一封信中”无意说出的空空洞洞的一个“词儿”！无怪乎考茨基把专政的理论看作“新”理论。

但是，我们在马克思那里几乎到处都可以看到这种“新”理论。

马克思清楚地看到需要有工人阶级的临时国家组织，需要有工人阶级的专政，因为他看到了这是整个历史时期，整个历史阶段的必然性，这个历史阶段将有其专门特点，使它既不同于资本主义时期，又不同于没有国家的合理的社会的共产主义时期。

这个时代的特点就在于，打碎了资产阶级国家组织的无产阶级，不得不考虑到资产阶级将会通过各种形式继续反抗。正是为了制服这种反抗，工人阶级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牢固的、无所不包的也就是国家的组织。

马克思提出无产阶级专政的问题，比具体现实提出来的这一问题要抽象得多。正如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时所选用的是“纯粹”形态的资本主义经济，即不掺杂任何旧的生产关系残余、任何“民族”特点等等形态的资本主义经济一样，马克思在提出工人阶级专政的问题时，也是把它作为一般的工人阶级专政问题，作为消灭资本主义的纯粹形态的专政问题提出来的。

如果不是从抽象的理论上提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不是提出最广泛的专政的代数公式的话，那就根本无法提出问题。

现在，社会斗争的经验使得我们能够从各方面对这个问题加以具体化。首先，这一经验指出了工人群众必须建立最坚决的、真正铁一般的专政。

社会主义革命，即在《共产党宣言》中就已提到的暴力变革，并不是指挥棒一挥就会立即在所有国家中实现的。生活本身要比“灰色的理论”复杂得多。资本主义的外壳不是在各地同时破裂的，而是首先在资产阶级国家组织最脆弱的地方绽开的。在那里，摆在